# 清末风流文人袁祖志出洋考察记

◎ 赖某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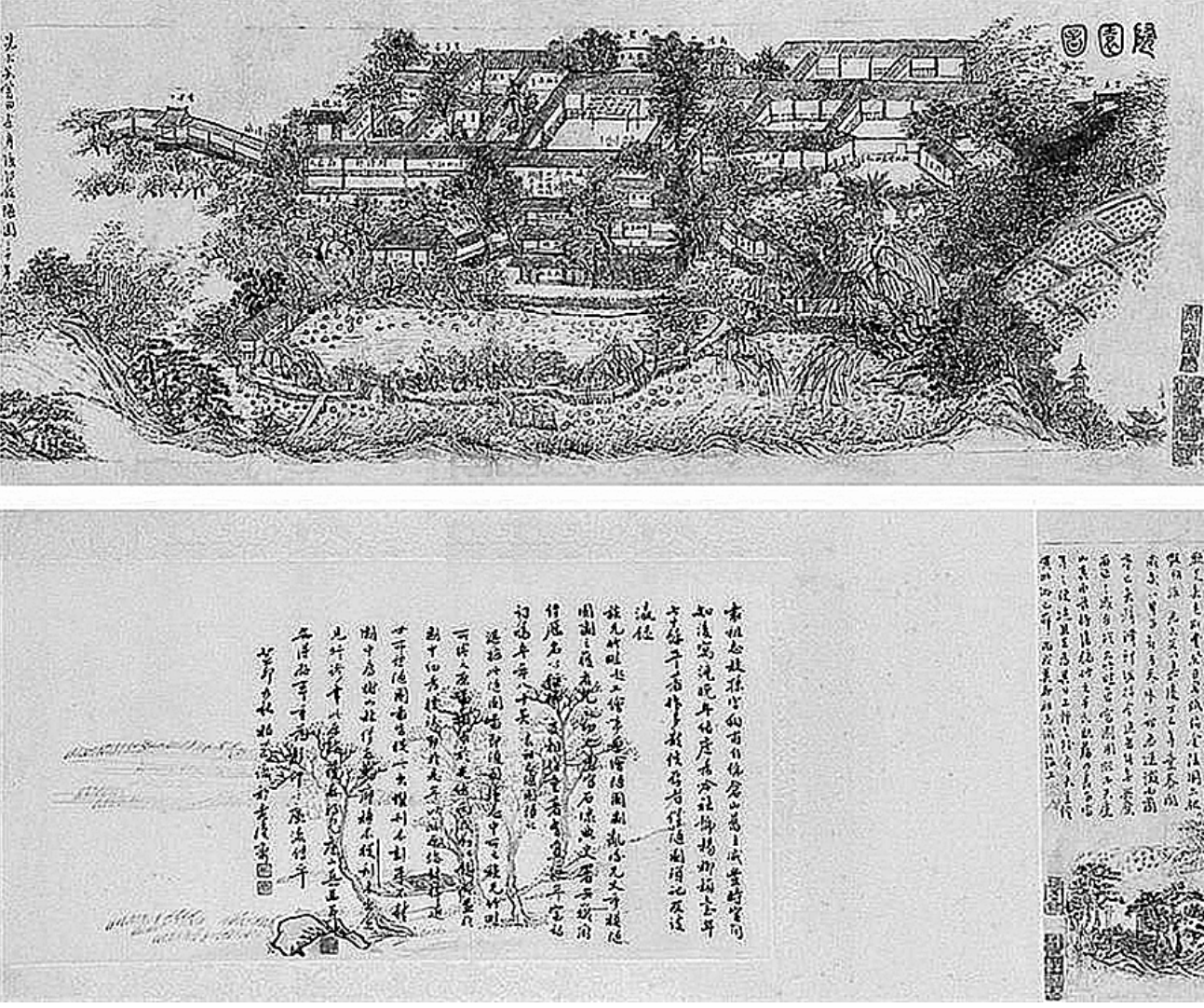
清末出洋考察的中国人中，官员占了绝大多数，以文人身份出国考察的不多，“名士”则更少，而最著名的名士，除了王韬之外，大概要算上海滩文人袁祖志了。

袁祖志（1827—1899），字翔甫，号枚孙（大名士袁枚之孙），别署仓山旧主、杨柳楼台主，浙江钱塘人。1860 年署上海县丞。解职后寓沪。1876 年任《新报》主编，同时经常在《申报》上发表诗词文章。1882 年《新报》停办，袁祖志赋闲。光绪九年三月十二日，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奉李鸿章之命，从上海启程，出洋考察，以图将轮船航线扩展至欧美，当年十二月廿二日回到上海，历时十月，行程 98000 余里。袁祖志随行，将此行观感写成《瀛海采问纪实》，有光绪十年孟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。

《瀛海采问纪实》，又名《谈瀛录》，分为《瀛海采问》《涉洋管见》《西俗杂志》《出洋须知》《海外吟》《海上吟》六卷。书前有轮船招商局会办徐润序，每卷卷首都有他人所作的序。

卷一《瀛海采问》记沿途所到国家及地区情况，包括西贡、新加坡、锡兰、亚丁等地，重在记述各国首都情况，涉及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荷兰、西班牙、巴西首都，每介绍一地都是按政令、民俗、疆土、武备、物产、制作六个方面分门别类叙述。虽说文字简短，但有值得参考之处，如说法国“政令烦苛，物价昂贵”，“电线之在城市者不植竿，而埋于地底”；英国“君不贵而民不践，政则简而刑则清，乡邻无斗者，道路不拾遗”。但关于柏林的记载，明显是抄自其友人、驻德外交官钱德培的《欧游随笔》，甚至一些句子和文字都一模一样。此卷最有价值的是关于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介绍，因为出使官员很难到这个国家，一般出使日记中也难得记载巴西的情况。他先介绍里约热内卢地理位置：“地居大西洋之南，沿海皆山，凭凌山海之雄，足为南阿墨利加洲（即南美洲）诸国之冠”；政令方面：“国家励精图治，一切步武欧洲”；民俗方面：土著之人不多，率皆客民占籍，中国人“初有二三千，近存三百馀名，皆前被诱胁而来者”；制作方面：“如电报、电灯、自来水、火轮车船，一同取法欧洲，罔不咸备”，“楼屋高至三四层为止，无作七八层者。间多平屋，盖地广而民不多故也”。

卷二《涉洋管见》分 18 个子目谈他对涉洋事物的看法。《泰西不逮中土说》从天时、地理、人



《随园图》　袁祖志　水墨纸本



事三大方面论述，至于礼乐、服御、饮食、政治，泰西更是一无是处，“惟上下一心，戎卒百练，器械精良，道路整洁，自属差强人意”，在作者眼中，可取之处有二，“一则朝廷不用极刑”，“一则民间绝少殴詈之事”。《中西俗尚相反说》堪称一篇奇文，从风俗时尚方面进行中西“比较研究”，他说：“中土男女授受不亲，泰西则男女握手为敬”，“中土妇女衣必蔽体，最耻袒露；泰西妇女则上露乳臂，下不着裤”，“中土女慕贞洁，妇重节操；泰西则奸淫无禁，人尽可夫，种皆杂乱”，感叹“噫嘻，风俗之相反至于如此其极，亦乌足以立于人世也耶？”真是杞人忧天！《火轮车记》记述坐火车的感受：

车中可坐可卧，可以促膝谈心，可以当窗远眺，颇不寂寞，至足怡情。较之轮舟，既无风涛之险，遂无眩晕之忧……虽起古人于

九原，亦当惊为奇绝。

《义法道中山行记》则是写他坐火车从意大利到法国的见闻，沿途崇山峻岭，多山洞，“火车未行时，此数千里中人踪绝少，地亦荒芜不治。今则禾黍盈畴，桑麻被野，村居屋舍络绎不断”。与其对火车的赞赏态度相反，他对轮船则大不以为然，写有《火轮船不足恃说》，文中记此行“由亚细亚洲至欧罗巴洲，遍历各国，又由阿非利加洲至欧罗巴洲，绕游北阿墨利加洲，五洲已遍”。他此行本来是陪同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出洋考察轮船，试图将轮船航线扩展至欧美，坐轮船时候也不少，却无对乘坐轮船感受的记述，更无只言片语谈及考察各国轮船制造、航线运输情况，反而说“火轮船不足恃”，实在令人费解。

卷三《西俗杂志》详记西洋风俗，他写到了洗衣厂，写到了救火设施，还有街道洒水车等，对西洋监狱赞不绝口：“监狱最为阔大，亦最为洁净，此真中土所未有也”，甚至说“一切服食起居反胜于家室”，“设遇中土之黠民，必且生事以求入狱，夫亦安能容受耶？”

卷四《出洋须知》仿佛出国游历指南，涉及坐船、交税、语言、气候、禁忌、物价、食物、药物各个方面。

卷五《海外吟》既有写海外风光的诗作，如《巴黎四咏》《罗马古城》，也有与友人唱和之作，感怀身世、自咏平生经历的亦不少，《此身》一首，便对此次出国豪情万丈：“作客远逾十万里，著书敢冀一千年……为问古人能有几，狂游直抵海西天。”但是许多诗作也暴露了作者风流文人的轻薄和多情本色，如《西俗常餐，男女同席，谈笑饮啖，不别嫌疑，初甚弗安，久亦习惯，喜此艳遇，漫成一律》：“中土偶来名士少，西方果觉美人多。不嫌放浪忘形迹，似此风流合咏歌”，“名士”到底是多情种，把正常的男女交往也当作“艳遇”了！

卷六《海上吟》涉及上海开埠之后华洋杂处、繁华绮丽、纸醉金迷的方方面面。《戏拟望江南三十调分上下平韵》之一“申江好，万国竞来同。海舶几多浑莫辨，地球何处不相通”，之二十四“申江好，电线疾如霆。万里语言同面晤，重洋信息霎时听。机括竟无形”，不仅读来朗朗上口，也透露了丰富的信息。《销金窟歌》引言云：“奢华縻费至上海极矣，人称之曰极乐世界，吾名之曰销金窟焉。二十年来纵观盛事，遍历欢场，叹桑海之几重，乃骄淫之弥甚，暇将时事而静验之。窟之大者有三，曰妓馆，曰戏馆，曰酒馆，一日夕所销不下万数千元焉”，除了写作《销金窟歌》，还写了《销金窟分咏》，“欲于黑漆苦海边唤醒痴梦”。不过他自己沉湎于欢场中不能自拔，在歌楼和酒楼中流连忘返，以致把功名富贵置诸脑后，《杂感》咏道“日日洋场作浪游，黄金销尽不知愁。讥人汇报兼申报（原注：二报皆新闻纸名），遣兴歌楼又酒楼。谁是庸中称矫矫，大都世上总悠悠。天公于我偏悭吝，富贵功名风马牛”。要了解清末上海历史，要研究袁祖志之类靠舞文弄墨维生的口岸知识分子的生活，这些诗作都是极有价值的材料。

**（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。）**